



□张成平

那个蝉鸣的季节

过了夏至,又到了蝉鸣的季节。骄阳之下,树林里的知了吱吱呀呀叫个不停,预示着这个学期也将要结束了。

教室里,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挤占了全部空间,一目三行看数字,一心二用抓珠子,时间精确到零点几秒,答案精准到小数点后四位,“又快又准”是衡量珠算水平的唯一标准。

此时,其他学校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早读,而财校的早晨,全部都是珠算,“不要把算盘丢掉了”,是我们天天鼓捣最原始“计算器”的精神动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几千年来都是必备的生活工具,珠算也是必备技能。如今,在网络大数据的冲击下,算盘成了古董,珠算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心静则成,心乱则废,尽管窗外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唤,就像村里的喇叭匠一样翻来覆去一个调,躁动的声音着实让人厌烦。尽管如此,这对我们影响不大,练习珠算,练的就是心静,坐怀不乱,两耳不闻窗外声,一心一意抓算盘。半个小时后,一沓厚厚的加减乘除练习题总算扒拉完了。老师又说,他要去开会,剩下的时间自己练习。“自己练习”就是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就是放假,就是放飞自我!

操场边有一排梧桐树,是同学们打发课余时间的地方。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刚从数字世界里走出来的我们,脑袋嗡嗡的,脚步不由自主地移动到了小树林,三五成群,各自聊着各自的话题,几个臭味相投的家伙又聚在了一起,都

□王承钧

又闻子规啼夜月

在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我在民族风情园中漫步。夜,静谧得只能听到风声低吟,偶尔有几缕花香飘向远方的天际。突然,一声鸟鸣划破夜的宁静,由远及近,渐渐清晰。我熟悉这声音,它是子规鸟的啼声。

子规,又名杜鹃、杜宇,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吟咏对象,留下了“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的佳句,李白亦作“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的感叹。子规的啼声,凄切动人,被誉为“催归”之声,似乎总能勾起人们的乡愁和对亲人的思念。

在我的老家,人们亲切地把子规鸟称为“阳雀”。这鸟儿似乎总与春天相伴,每年的清明时节,它便会在枝头开始啼鸣,清脆的叫声如同天籁之音,回荡在山野,回荡在人们的心间。

家乡民间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说法,每年初春第一次听到子规鸟的叫声时,便可以预知人一年的身体健康如何,特别是上厕所的时候,听到子规鸟的叫声,则被视为凶兆,要讨七姓人家的米来煮饭吃,方可逢凶化吉。所以,儿时每逢清明节前后,妈妈便会特别交代,不要在厕所里待太长时间。那时的我,虽然年幼,却也心生恐惧,每次上厕所都提心吊胆的,生怕这个时候传来子规鸟的声音。

家乡还有一个说法,夜间睡觉的时候,如果是第一次听到子规鸟叫,要赶紧坐起身来,不能像病人似的躺在床上,否则也会长生生病。于是,我对子规鸟便充满了敬畏与好奇,每每在山上放牛或砍柴的时候,只要听到它的啼声,我便会和小伙伴们追逐着它的歌声,从这棵树找到那棵树,期待着能够一睹它的

□巴文燕

所有的奇迹都有可能

——浅析龙艳小小说

当龙艳把她六十万的文章发给我时,我还是被惊到了。我知道龙艳一直在写,写散文,写小小说,甚至还编书,却没想到她写出了这么大量的文字。先不论作品质量(还没细读),且看这洋洋洒洒六十万字,心中顿生尊重和敬佩。

我和龙艳认识太多了,回想起来,仿佛上是上辈子就认识,二十多年来,若即若离,又难以相忘江湖;我们之间,始终有一根柔韧的细丝牵扯着我们,那就是对文学的喜爱。无论时间如何更迭,无论多久没有联系,每次活动相聚,仍是那么亲切;每次难得相约的饭局,还是那么自然、随性。

龙艳让我点评她的作品,说实话,我几乎没有写过评论(主要是不会写),在我看来,评论家是比作家更厉害的存在,一定是要读过足够广足够多的作品、且对文本有过深度思考才能写评论,或者说才能说到关键点,能让读者读后有所启迪。我当然不属此列,只能就龙艳本人和龙艳的部分作品,谈一点我粗浅的认知。

我和龙艳是老乡,都来自施秉,在某程度上,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亲近,有一丝老乡的成分。她是纯正的苗族,我是纯正的汉族(我的父母均来自北方),在黔东南,汉族反而成了少数民族,颇受“歧视”。对龙艳印象最深的是多年前,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烈,凯里这个小城有一家名为“静心园”的茶楼,就在北京东路的尽头,紧挨永丰。龙艳那时多么可人,一袭苗族斜纹单衣,颜色清淡,发乌黑,焕发青春特有的光。任何时候,她都是笑盈盈的、暖洋洋的。龙艳笑起来的时候,丹凤眼微眯,嘴角轻凹,眉梢上扬,额上落满月光。事实上,如今的龙艳依然如此,虽然时间在她脸上有点赖巴叭叭的,但那双眼睛从未清减。也正是这双眼睛,让龙艳写出那么多朴素、自然、真挚的文字,我打心眼儿里敬佩她、欣赏她。

人生像个舞台剧,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在等着。谁也不知道在等什么,似乎是在等出去疯的理由。

树上的知了还在叫唤,一个比一个的分贝高,咋就不觉累呢?好奇心让我的目光盯住了树丫上的一个知了,一招“霹雳捉妖”闪过,这个家伙就到了手里,“看你龟儿子哪里逃”,尽管它又蹦又挠,终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屁大个东西,声音咋就那么大呢?”我左瞧瞧右看看,百思不得其解,生怕它飞了,所以捂得很严实。

“啥子好东西?”没察觉一个小女生来到了我的身边,我赶紧将知了藏在手心里,就是不给她看。越是不给,她越是好奇,看到她那种既渴望又无奈的可怜相,咋就那么痛快呢?在僵持当中,脑袋里萌生了一个歪主意,“你能打开就给你看”,眼看她那小手想扳开我的手着实费劲,顺势我就放开了手掌。知了瞬间跳出来抓在她的手指上,“啊”的一声,她被吓了一大跳,这声音很刺耳,也把我吓了一跳。她委屈地说“你吓着我了”,我也很委屈“你也吓着我了”。其实双方谁也不能怪谁,似乎是扯平了。

该来的人都来了,算是聚齐了,建议很多,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上大阁山去玩。于是,我们就出发了,说说笑笑,追打嬉闹,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大阁山顶。大阁的前面有一块磨砂水泥地,旁边有一个租旱冰鞋的小摊子,两块钱租用一个小时,我们穿上旱冰鞋,开始在巴掌大的小池子里转悠起来,因为是第一次学,一摇一晃,撞个七歪八倒,屁股生灰,也难怪我们这些玩泥

巴长大的土包子,就没玩过这样的洋玩意,实在是不得要领,咋学都学不会。

从旱冰场出来后,有的继续看溜冰,有的周边看风景,有的聊天说笑吹大牛,我倒是有点“考古”的兴趣,对阁楼前后左右看个仔细,想探寻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其实,我也不懂,就是好奇而已。大阁,是一个五层楼的阁楼,原名叫魁星阁,始建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曾为清朝凯里片区培育选拔人才的考场,是当时凯里唯一的标志性建筑。木架翘檐,甚是雄伟,墙上雕刻有送子观音、八仙过海、双凤朝阳等雕画,楼下还有石栏杆和青石板台阶,有些东西很有年代感,有些东西又像是昨天刚做的。后来才知道,这是1985年重修的,难怪我觉得有新有旧,其实也对。

凯里在解放前只是个小山村,属于清平县(炉山)管辖,几十户苗族人家就住在现在的老街,1956年州府从镇远迁到这里后,一座新兴的城市才从这块荒凉的土地上慢慢建起来。在大阁山可以将市区一览无余,从这里前后看,发现大阁山顶到大十字到博物馆到小高山,背后到香炉山,好像都处在一条直线上,看来,设计城市的人也是懂风水的。

时至傍晚,几个同学坐在山顶,聆听着知了的诉说,遥望着远方的晚霞,畅想着未来的希望。看着忙忙碌碌的人群和来来往往的车辆,感叹很多,这芸芸众生,只为名利奔波,真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慢慢

□池剑平

南泥湾

身临此处处境
便想起那支耳熟能详的歌
原来三五九旅的先驱
为着一个炽热的信念
锄镐交加与挥汗如雨
开垦出来并耕耘过的大片黑土
一切都是在为真理和生存而战

韶光穿越八十三年前
面对狭窄溪谷和荆棘遍野
看见的照样还是
一群打着绑腿的鲜活面庞
一双双粗糙而磨起血泡的手
一个个干涩而裂开的嘴唇
一张张涨红着的血色的脸
一排排临时帐篷和简陋窑洞
以及那些正在风尘起舞
万丈锃亮而刺眼的草鞋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奋力高举的锄头
等同向恶劣环境不宣而战
是向旧势力宣泄不满与叩击
英雄们不散的青春
早已变成正义与真理的灵魂
但那些紧握钢枪的手
以及那些千万双炯炯的目光
仿佛也还在警惕地盯着
这片早已是岁月静好的蓝天

□吴德军

从江,心灵的栖息地

穿越巍巍月亮山,
徜徉在美丽的柳郁江。
从江县,养心圣地,
神秘而迷人,
让人心驰神往。

小黄侗族大歌,
天籁之音,
在山谷中回荡,
唤醒沉睡的心灵。
芭苗寨的一杆枪,
守护着家园,
传承着勇敢的精神。

加榜梯田,
一片田的诗意,
如大地的指纹,
记录着辛勤的汗水。
增冲鼓楼,
一座楼的庄严,
见证了岁月的沧桑,
承载着民族的智慧。

瑶族药浴,
一副药的神奇,
在热气腾腾中,
洗去疲惫与忧虑。
占里侗寨的换花草,
一棵草的秘密,
延续着生命的奇迹。

油茶,一碗茶的香醇,
在舌尖上舞蹈,
温暖了每一个味蕾。

从江,这片神奇的土地,
拥有着“七个一”的文化旅游资源。
它们如珍珠般镶嵌在这片土地上,
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在这里,心灵得到滋养,
灵魂找到栖息的地方。
让我们走进从江,
感受它的魅力,
领略它的风情。

□龙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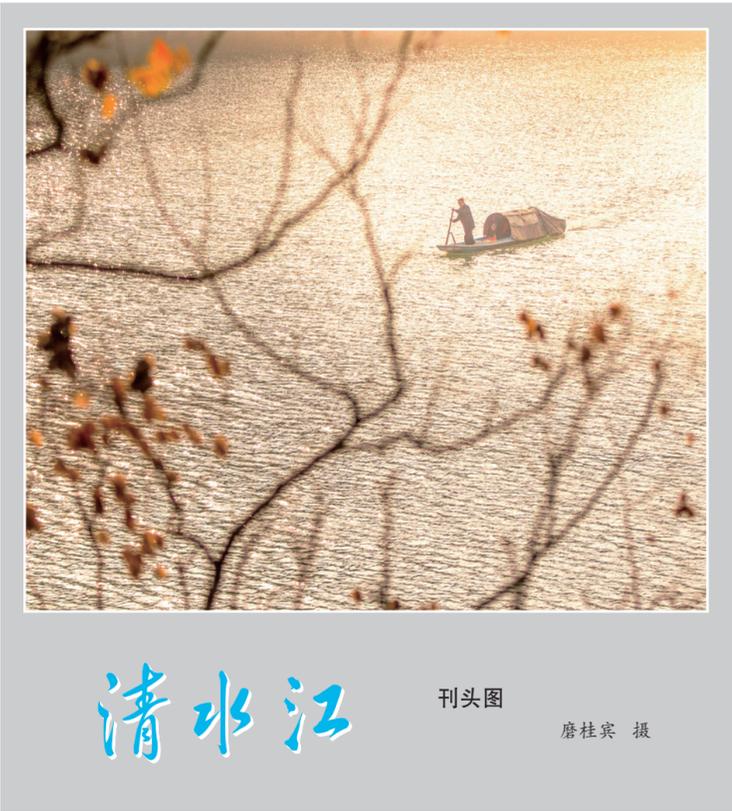
青春集

一个人来到荒野
四面风是柔的
飞虫与野花,那么耐读

在荒野行走
繁星与青春
互相辨认又互相走失
一茬又一茬的抒情
始于蔚蓝

发髻上的雨花
不断变换
落在荒野的语言,够不到句点

一场无悔的奔赴
剪下青春集



刊头图

磨桂宾 摄

庸。事实上有很多的人生道理,直到闯尽人生的成熟年纪,才发现无不是至理名言,无不饱含大智慧。《小鸟作媒》,因为一只鸟,男生和女生缔结姻缘,谁说不是大自然的美好馈赠呢;《最美的花》,二十年后,花容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也是作者对花容这个天使女孩儿的命运安排,代表了龙艳对美好因果的肯定。《吃亏》、《走亲家》篇幅很短,既有平常生活的人生智慧,亦是“你求我往非礼也”的巧妙表达,细思充满诙谐的巧意。

我之前写得更多的是诗歌,是一种本能的热爱,也从未深入地对其技术学习过。近年来我写小说(以短篇小说为主),我发现写作其实是很讲究技巧的,小说的结构、故事、人物的刻画、情节的设置、细节如何更深入人心,甚至包括笔调、风格、节奏,其实无不需要仔细琢磨和学习,才能得其意,多次练习,才会有所收获。但所谓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直至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起初我们是需要追求技艺,当到了一定程度,技艺其实已经不重要。比如欧·亨利式的结尾,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但是大多就有雕琢和矫饰的痕迹,就失去了可信性。龙艳的写作,雕琢的痕迹很小,是否也是一种大道至简的方式呢,甚至它能够俘获得更多读者的艺术从来都在探索 and 超越,每一种方式都不容小觑。在我看来,龙艳的小小说,既有技术的痕迹,也有自然的属性,读之令读者启迪,朴素的文学性跃然眼前。

洋洋洒洒二十万字的小小说集(还有四十万字的散文),老实说我没有读完,只是选择性读了一部分,加上历来读过的龙艳作品的印象,写了这篇所谓的“评论”。我和龙艳相识相知二十余载,交往的时间不多不少,知道的相信只是她的冰山一角,还有她的文字,她的思想,她对文学的情怀,以及我对她的理解,也深信只是水面之上的八分之一(海明威冰山理论)。因而,冰山之下的能量我们难以预测,它是雄伟壮观的基础,这就让所有的奇迹有了存在的可能。正如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存在先于本质,对于龙艳来说,六十万字已然存在,这就是她的精彩和意义,其本质不言而喻。

洋洋洒洒二十万字的小小说集(还有四十万字的散文),老实说我没有读完,只是选择性读了一部分,加上历来读过的龙艳作品的印象,写了这篇所谓的“评论”。我和龙艳相识相知二十余载,交往的时间不多不少,知道的相信只是她的冰山一角,还有她的文字,她的思想,她对文学的情怀,以及我对她的理解,也深信只是水面之上的八分之一(海明威冰山理论)。因而,冰山之下的能量我们难以预测,它是雄伟壮观的基础,这就让所有的奇迹有了存在的可能。正如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存在先于本质,对于龙艳来说,六十万字已然存在,这就是她的精彩和意义,其本质不言而喻。

